



口风琴声

□谢金润

生活纪事

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晚饭时间即将过去,可学校食堂大门仍开着,大堂中一盏昏暗的灯依旧亮着。

灯下,一团臃肿的影子平铺在地面上。一位身着食堂工作服的中年大叔,独自坐着。在他面前的饭桌上,平摊着一个笔记本;在灯光的“特殊”照耀下,似乎也染上浓重的油污。一双油腻而粗糙的大手,捏着一把精致的口风琴,放在嘴边。“附庸风雅而已”我心中冷笑一下,悄无声息地走过去。他专注地盯着桌上泛黄的纸页。我细看,发现那是手抄的曲谱。

我坐下,开始享用比校园任何人都要晚的自助餐。突然,口风琴那富有磁性的声音钻入我耳朵,直刺我柔软的心房。我一下呆住,忘记了咀嚼。

我身处昏暗,思绪却变得晶莹透亮,如同泰戈尔听到思想振翅的声音,对周边分外敏感起来。在空寂食堂回声的作用下,我感受到空中每一粒氧分子的振动,感受到缓缓流淌的光阴,感受到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食堂外的雨粒仿佛凝固,悬停在空中。口风琴声灵活地滑过每一滴雨,把它们擦拭得锃亮,折射出一个轻盈的灵魂……

一曲终了,大叔仿佛从睡梦中醒来,掏出一方手绢,擦拭口风琴并包好,收起笔记本,缓缓起身,终于发现刚刚吃晚餐的我,愣一下,对我微笑着点点头,似乎在抱歉地说:“对不起!打扰了。”然后,他一脸满足,沉重而又轻快地转身,拖着健硕的影子离去……

威廉·布莱克说过:“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徐志摩译)。”所谓成熟,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形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亦如这位大叔,无论世事怎样油膩浑浊,也无法击碎这样一个清澈的灵魂,生活在自己的“远方与诗”里。

活得自在

□水森

◇一生之计在青春,一天之机在清晨!每天早晨都是一个新希望,都拥抱一个新梦想。不管昨天怎么低沉失落、倒霉沮丧,都要看见朝阳、充满阳光;不管昨天怎么困难艰苦、犹豫彷徨,都要拥有希望、昂扬向上!

◇人生只要用最好的自己走在路上,就能以最美的心情每天都去迎接最灿烂的朝阳!

二

◇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也做不到不顾忌别人的存在与感受。

◇一个人对待面子,起码能自制自立、有弃有取,不能时时为所谓名誉所累,才能活得自在悠哉;不能处处迎合别人,才能活得不委屈求全。

◇人活得太累,大都因为撕不开面子,放不下架子,抛不开梁子,解不开扣子,挑不起担子,忘不掉位子,舍不了票子,打不开场子……

◇许多人活得恍惚,都是被自己的“心魔”忽悠的!一个人贵在自己活得怎么样,而不是活给别人看是个啥模样儿!

三

◇人生本过客,何需千结。

◇想拥有就去努力追求,竭尽全力过后就不在乎结果收获。成功是艰苦奋斗的回报,失败也属于一种失误受挫的经过。

◇人生成败得失都得过去,拿功名利禄累自己是大忌。生命这场因人而异的单程旅行,路上遭遇的摇曳颠簸难以预测,但我们能管控的只有自己的心情。

◇花落花还会再开;雨过天还是晴天!

随想录



黑板的色彩

□周太舸

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开放春风中的一缕。这缕春风,让莘莘学子有了求知的动力。尤其是让农村的学子,看到了跳出农门走出大山的希望。1983年,我第三次从高考的独木桥上落水后,回到村小做了一名民办代课教师。

我的家乡是川东北一个典型的偏远山乡,先前一直笼罩着贫穷的阴霾,教育也自然落后。上第一节课前,脑海里关于村小的记忆,最先浮现的是那一方黑板。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再抹上墨汁就成了黑板。久而久之,黑板出现了缝隙。缝隙让一个个粉笔字身首分离,或拦腰断裂。有时候,缝隙里藏匿的粉笔灰,会让某个字添上一横。记得那时是复式班,两个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我上二年级时,一个四年级同学和我玩扇烟盒游戏,他惨败,烟盒全归了我。他在短暂的懊丧之后,眼睛骨碌碌一转,笑着问我:“只需两笔能不能写成一个‘三’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不能。”他就和我打赌:能,我手中的烟盒全归他;不能,他从自己家里摘一个梨子给我。我流着口水毫不犹豫地说:“赌就赌!”趁老师不在,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只写了两笔,真的变成了一个“三”字。愿

赌服输,我以手中的所有烟盒为代价,明白了中间一横是粉笔灰。

我代课时,教室还是那间我曾扇过的烟盒的教室,黑板还是那块咧嘴豁牙的老黑板。老黑板斜立在木架上,像穿了又穿洗了又洗的衣服那样泛白。粉笔在它上面写画,它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声,似乎稍一用力就有可能散架。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农民浑身活力四射,在自家责任田耕种似乎有使不完的劲。责任田里的庄稼长得茂盛了,粮仓充实了,耕读传家,农民们自然就想让自家的孩子多读书,哪怕今后不能考上大学,也不能让孩子大脑里的知识歉收。于是,几位家长向村主任建议将老黑板换掉,村主任也觉得老黑板不能承载山里人的希望,答觉得非常爽快。

不久,一块新黑板闪亮登场。新黑板仍是几块木板钉的,板面涂沫的仍是墨汁。可毕竟是新黑板,看不见缝隙,也没有变形,粉笔字写在上面格外醒目。

在孩子们眼里,新黑板就像过才有的新衣,有的摸摸,说真光滑;有的嗅嗅,说真香。我跟孩子们说:“你们不能只闻到黑板的木料香,还要闻到在黑板上开出的知识花朵所散发的馥郁芳香,要像蜜

蜂那样在知识的花朵里辛勤采蜜。”有了新黑板,孩子们在课堂上坐得格外端正,听得格外专心,朗读的声音也格外响亮。

改革开放的春风愈来愈强劲,村小的木黑板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黑板。顾名思义,水泥黑板由水泥浇铸而成,面上涂抹的不再是墨汁,而是一层黑油漆。与木黑板相比,水泥黑板坚固耐用,不会有缝隙,不会变形,粉笔在上面耕耘起来,顺溜得多,轻松得多,再也听不见吱吱呀呀的呻吟声。那年月,我没有走出过大山,看见的只是日月从东山升起,在西山落下,小河在山里静静地流淌,星星在小河里不言不语,而不知名的学校使用什么黑板,只知道乡中心校使用的是水泥黑板。我在想,城里学校的黑板大概也是水泥黑板吧,还能有什么比水泥黑板更高级的呢?后来我考上中等师范学校,终于见识了城里学校的黑板,也是水泥黑板,不禁为自己的猜想而暗暗得意。

中师毕业,我被留在乡中心校。某一天,校长喜滋滋地说:“水泥黑板要换成毛玻璃黑板了。”这让我非常诧异,居然还有比水泥黑板更高级的黑板。新的一周开始,我们果真使用上了毛玻璃黑

板。与水泥黑板相比,毛玻璃黑板更平整,更光滑,更便于板书,并且不会像木黑板和水泥黑板那样反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影响视觉效果。

更让我诧异的是,毛玻璃黑板的颜色并非黑色,而是绿色,跟春天里的小麦和水稻差不多的绿色。白色粉笔字写在绿色的黑板上,仿佛绿色的田野里,小麦和水稻正在扬花。扬花的小麦和水稻,让农民联想到的是丰收景象,而黑板上的“扬花”,让我们这些教师联想到的是一批批山里孩子走出大山实现梦想。这种联想是有根据的,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山里孩子实现了大学梦,理想的翅膀飞出了大山,奔向了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有的甚至飞出了国门深造。我有一位学生,一位农民的孩子,就曾公费留学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这位学生出国前,父亲在前来祝贺的亲友面前热泪盈眶,一再纠正亲友们那些粗鄙冒烟之说,不厌其烦地说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好,否则做梦也难以想到。

是的,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很多事的确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比如黑板,我以为毛玻璃黑板应该算是最高级

的了,殊不知我所在的乡中心校,毛玻璃黑板而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用上了电子白板。电子白板分两块,一块用于板书,一块用于投影。板书用的笔也不再是粉笔了,而是墨水笔,在白板上书写起来要多流利有多流利。更重要的是,教师板书告别了粉笔,头发、衣服、呼吸道也就告别了“吃”粉笔灰的命运。

投影这块电子白板,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教师将教学内容做成课件播放,化抽象为形象,变复杂为简单,生动有趣,磁石一样吸引着学生求知的目光和心灵。典型错题、优秀作文等,通过电子白板展示出来,教师在此基础上加以评析,收到的效果事半功倍。当然,电子白板不仅仅是播放课件、讲评作业那么简单,功能繁多,操作方便,想看啥有啥,想听啥有啥。比如课文里有江南水乡,点开相关网页,就会出现水光潋滟波声欸乃的画面;地理课上讲沙漠,点开相关网页,就会出现黄沙漫漫驼铃声声的画面。想观摩名校名师的课堂教学,电子白板也能满足心愿。

黑板,由最初的黑色,到后来的绿色,再到而今的白色,色彩变化看似简单,其实是改革开放春风带来的绚烂。

追梦40年

如厕的变迁

□汤礼春



《幢幢新居层层花》版画 董旭

上,在这里人人都心急火燎而身不由己。

因为上厕所的路途远,所以常有人去上厕所时顺便干点其它事,比如厕所旁边有个菜场,就常常见有人上厕所时

拎个篮子进去,方便完后顺便买菜,如此也就常让路过的外地人心存疑惑:这里到底是什么厕所还是菜市场?记得我们院子里当时有个笛子爱好者,习艺正热,为了不浪费时间,每逢去上厕所时,他就带上笛子,一路走一路吹,一直吹到厕所方才止音;十来分钟后,笛子又响了,那笛音悠扬活泼了很多……

白天上厕所怕的是排队,晚上上厕所怕的是“踩地雷”,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灯泡是凭票供应的,厕所的灯泡常常会被别人“借”走,黑乎乎的厕所里就让一班调皮的孩子有了搞恶作剧的用武之地,晚上如厕时,是必须带火柴去的。有时也可能会遇到另一种晦气,如醉酒者摸着黑闯进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口就吐……

所以那时,除非是不得已,晚上我们男人一般是不去厕所的,小便就在门前

的水沟里解决,那些女孩和妇女就解在

家中的尿罐里。我们这座城市不像上海,是没有拖粪车上门的,但也未见女孩

和妇女们拎着尿罐到半里外的厕所去,现在想起来,那些尿罐应都是在夜半三更时,悄悄倒在我们水沟里……

那时我们都以戴军帽为“酷”,常有人正解“痛快”之时,蓦地被人把头上的军帽抢走了。有的想帽心切,便也如法炮制,这样就形成了“抢性循环”,只要戴军帽如厕者,军帽必被抢。久之,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上厕所前,必将军帽取下拿到手中或塞到裤袋里。

而立之年后,我的如厕问题仍没有多大改观。那时我住在单位的两小间平房里,百十米外倒是个公用厕所,但因为是露天的,下雨时打伞方便倒也雅观,难受的是那蛆虫会顺着水势爬到脚背上。半夜时分,妻子和孩子不敢上厕所,就在尿罐里解决,我去倒尿罐时怕让人撞见,总像做贼似的,要先侦查一番,确认无人才拎着尿罐飞快地奔向厕所……

进入九十年代,城市的如厕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很多有经济实力的单位都开始为员工修建单元房,并配有

独立的卫生间。而我和妻所在的单位连发工资都困难,差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的窘困,逼得我这个年已47岁的“老实人”只能铤而走险,在单位办了留职停薪,带着妻儿南下到广州打工。在打工期间,我特意租了一套有卫生间的两居室。我们一家人在异地他乡奋斗几年后,终于积攒了一笔钱,首先就在我的老家买了一套有卫生间的两房一厅。

2004年春,我们全家回到老家,住进了我们自己的单元房。此时我们已不满足仅有一个卫生间的条件了,我们这三口之家,都习惯早上一起床就要上厕所,于是我们全家一致举手同意,卖掉这个仅有一个卫生间的房,买了一套有“两卫”的房。

2005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人搬进一个花园小区,住进了有四室两厅两卫的新居。每天早上,当我安安生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洁白的抽水马桶上时,我会由衷地感慨:如今的生活才真叫美好的生活啊。

过挠力河

□肖复兴

时光登记簿
shiguangdengji

看。那时候,北大荒版画很出名,在北大荒很流行,最开始画画的,都愿意画版画。宝泉画的也是版画,画的是一片秋天里白花花的芦苇丛,是我曾经见过的挠力河边上那一片壮观美丽的芦苇丛。我对他说:画得多好啊!你有这样的才能,干吗不画呢?

宝泉的绘画才能真正被发现,应该是在1971年前后。那时候,为了迎接197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农垦总局在搞纪念活动,宝泉被抽调到我们大兴农场搞美术创作,好去参加总局的展览和评比。我很好奇,他高兴,他终于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了。

可是,他却很苦恼,每次见他,都耷拉着苦瓜一样的脸。我问他怎么了?你能够画了,而且公家给你买笔买颜料,你多美呀……他说他画了好几幅木刻画,都没有通过,说他的画思想性不够。那时候,强调知识青年和工农兵相结合,他画的还是那些芦苇丛达紫香梅花鹿之类,当然通不过了。

没过两天,他的木刻画完成了:母马和小马驹与女知青的位置很恰当,马灯暖色的火焰温暖着整个画面。可惜,他的这幅题名为《新生》的木刻送到总局展览,没有得奖。他落寞而归。但是,在总局,他结识了一批画画的知青,很多是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个个才华横溢,很多人以后成为了有名的画家。其中,有一位女画家,他最为心仪,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无法忘怀。只是,他回到我们大兴岛,谈的是他的画,没有对我说起这个人。

一直到很久以后,大约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那时,我被调到七星局宣传队。农场有人回北京探亲,路过七星,到我这里,闲聊说起宝泉前不久过挠力河了。还问我:你知道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多少有些奇怪,来北大荒好几年了,他一直倒是想过挠力河看看,但一直都没有去,为什么这时候想起来去了呢?

让我最为吃惊的是,来的人告诉我:他可是自己一个人游泳过的挠力河呀!这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刚开化的挠力河,春水如刀呀。万一被浪打翻灌进水,

或是被卷进魔鬼一样的漩涡里,或是被水草如蛇一样缠裹,或是腿冻得抽了筋,可是一点儿救都没有呀。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他隐隐担忧着。

好多天过去之后,我从七星回到大兴,见到宝泉,问他怎么敢一个人游泳过挠力河?他笑笑说:越传越邪乎,我怎么敢一个人游泳过挠力河,我是冬天过去的。

冬天过河,也不容易,虽说河面结冰,但河面很宽,两岸都是萧瑟的芦苇,模样一样,很容易迷失方向,在北大荒叫做“鬼打墙”。我奇怪地问他:大冬天的你心血来潮跑过挠力河干吗去呀?

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大冬天的心血来潮过挠力河,他只是告诉我回到七队,就挨了一顿批判,没说他冒险,说他没有请假。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孤胆英雄一般独闯挠力河,为的是去河对岸的雁窝岛,会那里的人。这个人就是一年前他参加总局展览时见到的那个同样参加展览的北京女知青。

只有爱情才有这样强悍的力量。分别之后长时间的通信,解决不了思念之渴,牛郎织女还有鹊桥相会呢,没有鹊桥,他便用自己的力量去建造起横跨挠力河的一座爱之桥。独闯冰雪挠力河,成为他一生最荡气回肠的得意之作,超过他以后创作的所有画作。在我们大兴岛,乃至整个北大荒,令人感慨感动的爱情有很多,但没有一个如他这样独自一人在风雪交加中横渡挠力河抵达雁窝岛的。如此爱的勇气,爱的力量,和爱的深度,成为了一段传奇。

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雁窝岛上的女知青终于成为了他的妻子。

多年以后,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一次美展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女画家。坦率地讲,无论从长相,还是从绘画的才能,她都要比宝泉强上一筹。我私下想,之所以宝泉能够抱得美人归,要感谢那条挠力河。是这条河考验了他,也成全了他。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因有了他这样一段传奇,使得这条河也被赋予传奇色彩,尽管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依旧让我无比的怀念。

扫码
关注
《天
鹅》